

大猫岛琐记

□应红枫

这是我第三次踏上大猫岛，这座纯朴的小岛在秋色里依然闪烁着朴实的光芒。踏上修建不久的客运码头，那条环岛的乡村小道，依然粘贴在临海的山脚下，倾听着悠扬的浪声；那几幢低矮的平房，已然被修葺成客运大楼，静静地“蹲”在海边，一言不发。

转过吞口，眼前豁然开朗，但见村舍井然，小道蜿蜒，顺路而去，几幢二层小楼整洁有序，那些院前屋后的田地里栽种的时令蔬菜正蓬勃地生长着。陪同我们的环南街道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这座面积只有7.2平方千米的大猫岛，目前岛上常住人口只有176户计310人（包括流动人口），且以60岁以上老人居多。大猫岛在户籍人口80%以上因务工、学习等原因外出，或搬迁到定海城区居住，使得岛上的居民日渐减少。这位工作人员把大猫岛的岸线走向、吞口渡口、居民分布、产业发展、乃至老人的年龄岁数，都能熟记于心。

大猫岛向来土地肥沃，适合种植经济农作物，舍不下土地的岛民们依然会定期返回家园，亲近土地，收获成果，享受在自给自足的悠然生活图景中。肥沃的土壤滋养了丰富的植被，衍生了物种的多样性。1996年，母树出自大猫岛的舟山新木姜子被定为舟山市市树，使大猫岛一夜之间举“市”闻名。据记载，舟山新木姜子又叫鸟樟树、佛光树，是樟科新木姜子属，常绿乔木，高可达10米，顶芽圆卵形，鳞片外面密被金黄色丝状柔毛。成为舟山市树后，新木姜子一夜之间身价倍增，不出几年，新木姜子在舟山市全市推广种植，身影遍布群岛。

大猫岛给我最早的记忆，是早些年风靡一时的舟山知名农产品大猫蒜头。大猫蒜头以其制作工艺及其爽甜的口味而广受追捧，曾经打入省内甚至国内的农产品消费市场，供不应求。但是不知何故，几

年之后，曾经风靡餐桌的大猫蒜头竟然偃旗息鼓，难觅踪迹，是为遗憾。当下，大猫岛规划打造生态型岛屿，除了投资第三产业以外，发展传统种植业也在规划之内，大猫岛重振特色农产品值得期待。

踏上大猫岛这条整洁的村道，又一次邂逅了在大猫岛福利院院子里散步的一群老人。他们精神矍铄，清爽利落，眼目清亮，思维敏捷，一点没有印象中乡村老人的邋遢感觉。大猫岛上的当家人、那位被海风漂染得满脸憨厚的大猫村党总支书记徐完恩告诉我们，为了使老人们尽量过得舒适幸福，根据老人的不同兴趣爱好，进行了各种生活安排，并保障了老人们的医疗条件；在居住条件上，尽量安排志趣相同的老人住一起，以便有共同的聊天话题；如果喜欢单独住，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也尽量给予满足。转身返回的时候，我看见大门的两侧花

坛里，有老人栽种的几行韭菜，鲜嫩而青翠，细细的枝叶正在摇动着对生活的无比热爱。且祝这些老人能够在这方小小的院落里，安享晚年安逸的生活，健康长寿。

返程的船上，回望那座被一湾海浪拥抱着的小渔村，那些鳞甲般的檐瓦记载着每一位大猫人挥之不去的乡情记忆。那里的一些乡亲们，大多数都已经搬出岛，留守的基本上都是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那些勤劳的村民，依然上山种菜，下海捕鱼，只是不像年轻时候要养家糊口，现在只要自给自足就行了。有了他们的留守，使那方小小的村庄，依然整洁而干净，田园依然葱茏而茂盛，那座曾经被深爱过的小院和小院后那方平矮的故居，让每一个大猫人如此依恋，了无杂念。

搁笔沉思，思绪万千，且让这一篇短短的文字，代表我对大猫岛深深的祝福。

东岬岛上见山海

□缪佳祯

作为舟山群岛的一个岛民，曾踏足过的大小岛屿其实是屈指可数的。比如定海的南部诸岛中，我只到过摘箬山岛、大猫岛、凤凰岛、岙山岛等零星的几个岛屿，且多是年轻时带着任务前往，彼时对自然、生态等命题也没有深刻的感受，如同每一个走过路过便算看过的游人，对岛屿的关注是游离在情感之外的。

最近，因为“小岛你好”采风活动，我与从未到访而又近在咫尺的东岬岛忽然有了频繁的交流，一个月左右，连续3次上岛，站在岛之山巅，眺望山海。第一次登临俯瞰的瞬间，心是震撼的，仿佛微小的火苗被点燃。天空湛蓝高远，海洋辽阔无垠，岛屿星罗棋布，视野所及，气象万千，慢慢在脑海里连成一幅壮丽的山河画卷。“千岛绝佳处，尽在东岬顶”。想起一位朋友所言，深觉此言不虚，若非亲临，无法想象。多年行旅的跋山涉水，让我的身心都有了自我的成长与完善，也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海洋与岛屿有了更多的生命认同感。“诗与远方”是自由的向往与奔赴，唯有故乡的山水，联结着浓烈的情感与归宿。

我开始去寻找这座小岛的相关资料。简介很简单，东岬岛又称小岬岛，地处定海南部诸岛中心。岛屿呈南北走向，长2.4公里，宽1.23公里，总面积3.42平方公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东岬岛与城区之间没有班船，村民要出岛，唯一的办法就是搭乘岛上公社工作人员或驻地官兵的便船到定海城区。

如今，开发中的东岬岛除了每天4班船，市民还可随时乘坐民间自营的“tutu船”自由往返，包船价格一般单程80元到100元。从定海民间码头出发，航行15分钟左右便可靠岸。一上岛，大片大片随风摇曳的芦苇，先让人心生欢喜。有时候，能触动人心柔软的，往往是那些不经意间闪现的细节。

一幢新建的楼房非常显眼地立在码头，透明的大玻璃幕墙，宽敞的大厅，预示着未来这里将打造成一座小型的游客服务接待中心，据说会有书店入驻其间，为往来游客提供一处闲坐小憩、书香浸润的美好场所。我相信，它将为小岛带来新鲜时尚的精神文化气息。

当然，大多数上岛的游客是冲着海岛轻奢露营而去的。这座弹丸小岛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发展中留存下来的驻地部队遗迹，有着适合海岛露营的天然优势。小坑岗就是东岬最高顶，海拔209米，站在山上只需360度环视，便让人生出一种“以天为被，以地为床，山川卷帘，星月同榻”之意境。

有不少户外达人喜欢沿着海边蜿蜒而上的步道徒步上山，一路欣赏旖旎风景，一路洒下欢声笑语。而我们第一次上岛，乘坐了岛上的景区观光电动车，由东岬岛露营项目负责人应舟辉驾驶着，一路介绍开发经营这座小岛的来龙去脉。创业者的辛苦自不必说，要做起一个项目，势必投入大量心血。难得的是应舟辉和妻子都热爱户外运动，他们来考察后，一眼相中了这座距定海仅1.1公里的小岛，认定它可以成为“海岛露营的天花板”。因为在那高山顶上，山海可见，星辰可掬，情怀可追。

久居都市的人们，需要的正是这样一个远离喧嚣、静谧闲适的所在。绿意葱茏的山间，米白色帐篷如一项顶小蘑菇，次第盛开。阳光晴好的日子，和朋友闲游于此，或喝茶品茗，或对酌私语，或闲翻书页……海洋和山川，有着巨大的包容性与消融性，去繁存简，身心自净。

第二次上岛，同行的除了本地文友，还有来自省城的著名诗人梁晓明、沈祥和飞廉，他们对海洋的解构方式另有一种思辨性与人文性。当他们站在东岬岛的山顶，环视定海港及南部诸岛，对山海风光的由衷赞美便带着诗性的想象。在诗人们眼中，海洋、岛屿所延伸的文化创造力与文学创作魅力，更多的来源于自我生命对所处环境的内在理解，来源于表达自我生命的强烈意愿。所有的书写、再造、融合，必然以地域为依托，向着人类与世界性的视角延伸拓展。

行走于一座座小岛，聆听着一段段故事，感受到一分分挚热。无论是岛上的原住民，还是外来的开拓者，都有着扎根大地的强韧能量，期盼岛屿依然保持蓬勃的原始生命力，渴望着日渐荒芜的岛屿能重焕生机。

小岛你好，海岛共富，让梦想成为了可能。

展开定海南部诸岛版图，我的目光很难在刺山岛停留，因为它过于狭小又名不见经传。夏末秋至的一个清晨，我第一次登上刺山岛，用脚步丈量了粗陋的村道，抚摸石头墙上长出了青草的缝隙，进入村民家与百岁老人攀谈，蓦然发现，刺山岛满足了我对小岛遗世孤立、自然粗野，又不失人间烟火的想法。

“传说古时候有流星坠落，形如刀刺，故名刺山。”对于刺山岛名称的由来，我初时不以为然——太不考究，只是民间的随意杜撰罢了。舟山岛屿众多，虽都悬水而生，却是各有特性，或以地理位置殊胜，或以旖旎风光见长。相比于其它岛屿，刺山岛从古至今如同村口的老泡桐树，安时处顺、水到渠成地演化着，不曾留下值得浓彩重墨描述的千古传奇、人文逸事。所以这种看似随意的命名方式，倒是符合这座岛自然朴实的气质。

“形如刀刺”对于其形状而言是契合的。刺山岛呈南北走向，长1.58千米，宽0.45千米，面积仅0.54平方千米。从地图上看，它状如刀剑劈波斩浪，纵贯于大小猫岛与大小摘箬山岛之间，与王家山、大王脚板、大亮门岛为邻。在浩瀚“江湖”，刺山岛与众多“游侠”结伴，并不孤独。

我却在眺望岛上大片滩涂时，品出一份孤独来。

我们一行人在定海民间码头租用小船前往刺山岛，船基本是在内港航行，无浪，如履平地。船行约30分钟后，停靠于刺山岛北侧的大吞口。说是码头，其实就是在临海吞口用混凝土浇筑出一段斜坡而已。码头左侧是用石块堆砌的海堤，边上杂草丛生。右侧是山体，为郁郁葱葱的树木植被披覆。岛上空寂，除了海浪声，和风吹过草木时发出的簌簌声，几乎没有其它声响，一股荒野之气扑面而来。

沿着岛上唯一的村道前行，来不及惊叹，大片散射着亮光的黑褐色滩涂蓦地闯入我们眼帘。与海相连的，是滩涂；与堤坝相连的，还是滩涂；与我们目光相连的，还是滩涂。无数的小蟹在这片腻滑的土地上嬉戏打闹，钻打出数不清的小洞穴——这可是它们安身的家园？

我站上堤坝，俯视着眼前的纯净之地。在远离尘世喧嚣的刺山岛，滩涂面积近200亩，几乎

占有海岸线上的半壁江山。这片膏腴之地滋养过无数生灵，一代又一代岛民在这里休养生息，如今却是日渐孤寂。远处有几簇叫不上名字的绿草长得正欢，如同沙漠绿洲。两三条废弃的小木船搁浅在滩涂上。几段残木斜插于泥淖之中。有鸥鸟掠过，发出孤独的啼叫。此刻，眼前的景象像是一幅色彩单调、轮廓明了的简约水彩画。如果正好有夕阳，定能营造出“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般委婉凄美的意境。

沿途，我们看到多处坍塌的，或是虽完好却破败不堪的房屋，它们多是用石头垒成，门口会留有几垄菜地。在唤作小吞口的地方，有一口方形池塘，里面蓄满了水。这些景象诉说着，岛上也曾有过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盛况。据《定海地名史》资料介绍，岛上曾居住60户人家近200人。时过境迁，这些人陆续迁离从事各种生计，现仅剩2户人家、7口人、1条狗。虽如此，岛上通



船、通水、通电，医护人员会定期造访，可见依然是适合安生之地。

在位于中吞路边的简易凉篷下，我们见到了一位90余岁的老奴。她曾是岛上有名的捕捞望潮能手，日常饮食无荤腥不欢，如今虽耄耋之年却耳不聋、眼不花，精神矍铄。老人告诉我们，今年去过几趟城里，每次都没住上几天就逃回来了。这个“逃”字用得极为传神。另一位104岁的老翁守着小吞的几间农舍，听到我们动员他去城里颐养天年，老人摆手拒绝，一幅不容商量的模样。故土难离、草木情深，总有人会在这里当成可以用生命守护的家园。那些搬离的人们，在城市霓虹闪烁的喧闹中，是否会想起刺山岛

撩着月光的寂静滩涂和抬头可见的星空？

由于行程匆匆，我们不曾久留便从小吞码头坐船离开。小船缓缓驶离时，被来自滩涂与山野的风散散追随，犹如深情的挽留。我想，我会再来。

我吹过了刺山岛的风，再来时，已是故人。道一声：刺山，你好！便可彼此相拥。我定会在黄昏时，坐于海塘堤坝之上，等一场日落，看滩涂上残阳似血。用已入驻的诺漫营露营地上的啤酒与咖啡，激荡起灵魂深处的孤寂与自由，没有流觞曲水的风雅，只有放浪形骸的粗野。

这份粗野，刺山岛的风，会懂。

我吹过刺山岛粗野的风

□妖微

